



deli

基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160854





快雪堂集卷之二

序

故大宗伯

經濟類編自卷十

詳也公鑑海岱之

遠入本天委貌魁

神詞館所尚特前

會安天



秀水張氏

公

公

公

公

公



快雪堂集卷之二

秀水馮夢禎開之



序

故大宗伯臨朐馮公經濟類編序

經濟類編百卷故大宗伯臨朐馮公琦之所手  
緝也公鍾海岱之靈憑詩禮之澤弱冠登甲科  
選入木天姿貌魁梧文章爾雅人以公輔期之  
時詞館所儲俱南北名流余幸濫竽每相聚則  
議論嘻笑筆舌縱橫而公獨埋鋒歿穎撓之不

快雪堂集 卷之二  
亂書常闔扉靜哦人莫測其淺深而材譽日起  
無何余以狗馬疾放歸不預散館又三年出補  
史局齒於十人者而與公周旋益親余齒視公  
十年以長館中稱大小馮而公之才名蘊藉深  
沉博大余又何敢望其萬一共事一年所余遭  
艱歸尋及吏議家食有年公與儕偶復不惜齒  
牙強起之徘徊舊京點金緋于壁水而公亦漸  
柄用正位秩宗余之歸臥也公手書慰存者再  
余不材宜廢退而望公大拜甚亟非私公也以



公嫺經濟能紓國家之急而公病渴日甚屢疏  
乞歸不得遂薨于位子僅數歲年止四十六公  
沉敏端亮遇事鎮靜策其成敗多驗有經濟實  
用卓然台鼎之望文章特其餘事小試於鄉會  
文衡表策諸作出公手必藉甚一時與代言之  
文編摩之史俱稱大手筆長春官數年幾至宣  
麻而寢不得展其大用士論惜之公沒無幾而  
是編出於公弟民部郎瑗蓋主於經濟而雜採  
秦漢已下鴻儒著作名臣奏對旁及百家雜猥

爲類二十有三目儷之凡三百餘條蓋大宗伯  
東阿于公嘗參其畫民部所云割截羣書手自  
演綴者因憶在館時闔扉靜哦是編寔托始矣  
公真有心人也然此編主於議論文彩採摭或  
有未盡條件亦有重複以備帳中之藏未協不  
刊之典整齊釐次存公手澤則公之門生侍御  
周公仁和令吳公有功焉而受其成于鄭生孔  
肩劄劄之役則周公而下出貲共成之而我吳  
明府之勞勩尤劇夫公之大經濟見於用者不

能百一而其用心之槩略見于是編公不可作  
矣覩是編者若身履石渠金馬之間與公上下  
其議論則公如在也是編之以可無傳哉可無  
傳哉然是編何足以盡公已方今同館諸君子  
死亡略盡而余幸以湖山備魯靈光則序公斯  
編非余又誰廼受吳明府之簡而引其端如此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勝悽感萬曆甲辰嘉平  
之吉真實居士序于孤山別業之青巖居

刻歷科詞林館課序

宋以前進士之科不獨重所最重者曰詞科諸  
已仕者皆得應其爲名最豔而用之也最隆最  
著者如一蘇兄弟俱以詞科入等當世榮之而  
其所試之文惟詩與賦蓋取其一日之長無論  
養矣我朝館選始於永樂間取張唯等讀書文  
華殿擇宿儒教之蓋於中秘之書無所不探而  
於諸體之文無所不習亦無所不試不獨詩賦  
也養之數年官其高等於翰苑而漸柄用之初  
亦不拘品流後唯于進士中改用曰庶吉士讀

書翰林蓋亦詞科之意而無其名而養之義尤  
至焉二百年來名卿碩輔繇此途出者十之八  
九而其課試之文嘉靖初元以前不少概見卽  
有一二傳者俱清薄淺穉不堪大雅心竊疑之  
丁丑夏余濫選中則所習者惟兼治一經與文  
章正宗唐詩而已心益薄之所試詩若文惟貴  
清淺和平而不貴深練宏遠而余洎陸敬承又  
俱不善楷書益爲皮相者所裁至名不得與沈  
顧齒會余有狗馬之疾遂請急歸余不才無足

論自今而視敬承其於曹偶何如哉則所以養之與所以去留低昂者其法或非國初之舊已蓋宋之詞科其途廣精於擇而疎于養至其用之也或未盡今之館選就進士中改用其途隘若國初則擇與養俱至矣而其用之也上者立登樞要下亦不失顯庸蓋視宋有加焉嗚呼今之與館選者亦榮且幸矣余憶初入館從相知家乞得舊館課本二百餘帙繕寫珍藏以爲式請告後輒遺棄之後茗溪顧侍御斷自某科而

下輯若干篇題曰經世宏詞今金陵某氏又輯顧集所未備者訖壬辰曰歷科詞林館課而屬之梓蓋可並傳已後之覽是編者將由此途奮其益培其養厚於蓄而發于文以待上之擇而副他日之大用則是編其一助也不然將階臚仕而已則無益於淺陋且令後之視今遂不得與昔之詞科偕重是誰之過歟有志者勉諸

王恒叔廣志繹序

司馬子長曠世逸才然必周行萬里罔羅見聞

然後著爲史記杜子美詩人冠冕遭亂流離三  
巴吳楚遊踪頗闊故曰不開萬卷不行萬里不  
能讀杜詩良然豈非名山大川足以滌人胸懷  
發人才性而五方謠俗方言物產仙踪靈跡怪  
怪奇奇其於新耳目廓拘蔽良有助焉余友天  
台王恒叔才旣高華而宦轍幾遍天下視子長  
杜陵所到不啻遠過之諸名山自五嶽外探陟  
最廣賦咏亦多無論名山卽一巖洞之異無勿  
搜也一草木物產之奇無勿晰也他若堪輿所



述象胥所隸酋軒所咨千名百種無不羅而致  
之几席之下筆札之間如五岳遊記廣遊志其  
大者旣改南鴻臚閑曹無事杜門却掃追繹舊  
聞復爲廣志繹六卷以示余一方輿崖略二兩  
都三江北諸省四江南五西南六四夷輯噫備  
矣恒叔自言他人所述每每藉耳爲口緣虛飾  
實余言則否皆身所見聞也余病餘寡營因得  
卒業意獨喜其叙山川離合南北脉絡如指諸  
掌卽景純所述青囊所紀勿核于此至談河漕

馬政屯田鹽筴南北控禦方略具有石畫不爲  
卮言躍馬中原攬轡關河可謂有天下之志此  
當不在遷史杜詩下他則以資揮塵夷於裨官  
足解人頤又其餘耳

陳伯符詩集序

余丁丑同籍伯符與臨朐馮用韞最少而才用  
韞入讀中秘卒爲石渠名臣伯符幾得之矣而  
失之似余實妨賢路蓋余座師陳太宗伯之言  
如此伯符格當爲郡司理以年少抑而就教自

京兆廣文轉國子博士擢蘭省郎伯符才情閃  
爍意氣縱橫開口談天下事犯乘輿斥宰相不  
顧忌諱有洛陽少年之風竟以此得罪名挂謫  
籍朝廷大老無不惜伯符才欲稍挫之和其鋒  
銳當卽召還而伯符不待矣傷哉令天不驟奪  
伯符老其才以階大用他日事業必有可觀卽  
所著詩文且登作者之壇不塵塵若此天實生  
才不以壽考成之使之夭折又令無子而有老  
親傷哉伯符死十年而其尊人封翁集梓其詩

詩甚少不盈五六十字余憶己卯春以庶吉士  
予告伯符有七言長歌見送今不載集中知其  
散佚多矣伯符詩清婉時露雄俊窮其所詣高  
達夫岑嘉州不難到蓋知伯符不獨以詩卽知  
伯符以詩亦不盡斯集也伯符將死前有隕星  
之異又封翁嘗爲余談伯符生時死後一一夢  
兆及召仙藍采和降乩事則伯符故謫仙人其  
言語落人間自是蕊珠絳霄氣色卽吉光片羽  
足寶已伯符死後用韞駮顯至長春官且大用

矣亦以今歲春死埋玉樹著土中余於用韞伯  
符兩悲之因序伯符詩及此投筆不覺哽塞萬  
曆癸卯冬十月之廿六日自故里如長蕩舟中  
書

梅溪居士三遊稿序

三遊稿者梅溪居士之所作也居士生于蜀姓  
曹氏名邦化字汝大以乙科刺滇之寧州棄官  
歸隱自號梅溪居士江津故名凡山水錯繡  
春夏遊橈頗聚絲竹綺羅應接靡暇其最勝處

有三一曰石佛寺在曾巒迴抱中有三丰仙洞  
丹井天水摸兒池亭蜀漢趙將軍子龍下江州  
故壘一曰蓮花石底柱江心危石數瓣出洪濤  
中上可坐百許人一曰廣福寺春秋七門郡之  
遺趾寺濱江有九曲流觴石渠亘里許大江漱  
之冬春不竭居士所常遊故曰三遊遊則二三  
同好從之間招緇黃雜以村妓行歌唱和飄飄  
如仙或爲莊士所非而居士行意自若又自石  
佛窮之爲上石佛鳥道猿踪十步九折不知若

千里達其處臨風振衣便欲飛去又蛾眉瓦屋  
之通津方外杖履往復留焉居士長几水六十  
年餘晚始遊其地而樂之蓋居士深于性命之  
學自解官後交遊玩好一槩謝絕終日焚香宴  
坐而不廢苦吟所著詩篇遊覽居半而三遊者  
又居遊覽之半今所傳詩稿以三遊稱志其盛  
也居士不獨長於詩又善鍊素小景得意時或  
日可十百幅不則逾年不灑點墨全於天而解  
於獨古稱真人居士近之余不識居士而識居

士之子忠甫別駕今歲夏首余出吊金沙取道  
蘇之許墅時關使缺忠甫攝其事見訪舟次驩  
然相得也因出三遊稿示余曰家尊人逃名而  
名存或者其在是願徼寵于公叙而行之余唯  
唯余擴落無機不染世味或者不甚爲居士所  
拒乃不能以冥鴻自堅致煩虞羅視居士負媿  
不淺亦何足爲居士役然居士雅素絕俗之韻  
與三遊之奇實夢寐在焉恨不能縮地從居士  
一叅烟霞末席而親見其解衣盤礴得意揮毫



之狀也然則斯集豈足盡居士耶萬曆己亥端陽後三日序于清寧巷宅之鬱金堂中

序沈茂仁南還詩及紀行

余齒先茂仁茂仁學詩先余比在館詩名最著茂仁尊人霓川伯氏棄官臥長溪十餘年最善詩而不輕著作尤健七箸今年忽病茂仁在京邸亦病俱自危卽安聞狀相念甚茂仁遂予假歸七月某日發潞河十月某日達在道凡三閱月得詩若干首又日書所至麗以事爲紀行合

快書集 卷之三  
帙示余夷阻愉戚歷歷如畫至其詩則沉冥入  
情古選杜陵縱橫有之昔年華格俊調遂爲絳  
灌屠狗時境界珠玉在傍不覺自穢於是余別  
茂仁五年矣敬引其端以俟知言者真實居士  
書於武林道中戊子臘八日

詹明甫侍御遺集序

嗟乎此余同年兄詹明甫侍御遺集也奏疏八  
篇序記傳志雜文五十八篇五萬餘言迺其子  
太學生德象手自哀輯以示余者而乞序焉追

惟丁丑歲諸籍兄弟相聚闕下余識明甫于儔  
衆中姿標如玉語簡氣溫余屬目焉已而盛爲  
沈君典太史所獎譽時君典座師徐大司寇爲  
銓郎遂得補宣城令在宣城五年以治行高等  
擢御史在臺最久首疏定陽明白沙二先生從  
祀孔廟儒者躉之而其他論興革舉錯俱鑿鑿  
中窾會不爲浮勦九重採納略見施行意明甫  
且大用而不待矣傷哉其在宣城也余與君典  
後先予告庚辰秋杪余魚服訪君典因得晤明

甫相見驩甚卽恭敬非謬而余媿重客已余居  
先君子憂而明甫稱直指使者視鹽政於吾浙  
相見尤數時余未四十已見二毛迺明甫渥丹  
如昔每相對湖山間清言終日雜以調謔或令  
童子歌而佐酒余亦勉爲引滿時君典墓有宿  
草矣語次及君典輒爲嗟喟或至唏噓天地不  
仁殲我良朋無何明甫亦爲異物夢幻泡影之  
身其不足恃如此穆叔有云死而不朽者三  
明甫在宣城足當循吏居言路慷慨建白風節凜

然足當良御史視鹽視學足當良使者而處君  
典死生之間足當良友謀謨在朝廷福澤在  
三吳兩浙培植人才足爲數世用此豈待紙墨  
文字而傳然思其人愛其樹况嘔心腐毫而出  
之者耶抽讀一篇如與其人對語精神感通百  
世如新傳之宜亟矣

陸子玄詩集序

嘉靖初吳下陸子玄先生與兄子餘先生齊名  
一飛一伏人目之異代機雲乃子玄天才尤稱

葩麗余得其詩集于先生之子純孫稍卒業僅  
三之一見其合者五言古典則雄渾有建安黃  
初氣骨七言古清艷高爽長于叙事直入少陵  
之室近體亦俊逸可喜使天假之壽竟其力之  
所如造父馭八駿將恍惚萬里惜也天碎國寶  
苗而不秀吾有憾焉先生嘗自刻其壬辰等稿  
僅五六十帙今所搜集約二百紙蓋散佚多矣  
嘗以授黃淳父諸君加選焉而不能盡其美余  
故語純孫令盡刻之卽瑕瑜不掩何妨名家哉

先生二子長啓孫純孫其次俱質有其文稱名家子先生沒於嘉靖丁酉年止四十二純孫三歲而孤再歷丁酉余乃序先生遺詩以傳則先生之不朽賴三歲孤良不偶然矣先生風流自命意與所寄異藻橫發尤善梨園樂府所著有明珠會真存孤等記說部有聲臚等若干集俱行於世初余識純孫于顧實甫宮贊坐中比再見武林遂乞序先生遺詩因循十年遠煩純孫守索白下始克踐諾蓋余之懶漫如此時萬曆

戊戌正月晦日齋宿國子署中序

蘇原先生全集序

余因吳丞知德靖間有蘇原先生云先生蓋吳丞之祖廬之無爲州人名廷翰字嵩伯以正德辛巳進士歷文選郎忤當事者請外得廣東僉事徙吾浙之叅議分守溫處已調山西以歸自始仕至解官僅十四年家于百萬湖之上築室曰蘇原以居蓋地產蘇最良面背皆紫臭味芳烈絕勝他產先生以自喻焉號曰蘇原居士築



臺曰歌蘇而溪曰宛蘇環臺俯溪種蘇數畦手  
灌以自給作歌曰歌蘇臺下蘇葉齊日日採蘇  
黃鳥啼採得蘇來蘇帶泥且須提過宛蘇溪歌  
蘇臺下蘇葉肥日日採蘇山雉飛採得蘇來蘇  
滿衣莫教採得蘇葉稀歌蘇臺下蘇葉圓日日  
採蘇如採蓮採得蘇來蘇滿肩那得買蘇人出  
錢歌蘇臺下蘇葉長日日採蘇如採桑採得蘇  
來蘇滿筐呼兒多下紫蘇湯自釋曰採不欲稀  
愛之至也澹以溪水欲其潔也多爲湯液足乎

已厭其欲也慨無買者不求人知亦不輕售人也嗟乎此可以深觀先生矣先生剛介絕俗風裁矯矯憑義而動賁育不撓其芳香郁烈有類于蘇至試之用兵荆藩臬惟上所使必盡其職如蘇之入藥有已疾之功惜其大業不竟而以蘇原老徒洩其意於聲律文章竟無出錢買蘇者亦可悲已先生詩雅淡質素有少陵香山之遺味文則本之六經語孟雖汪洋恣肆如翻風卷濤頃刻萬里而不離其宗然先生實邃于理

學有淵騫之根本而亦不廢游夏之枝葉至於  
歷官所施設當機遊刃聲績偉然則由求之政  
事不足言已全材哉惜先生不信禪理猶保大  
書廬居之餘議而精之恨余生晚不及濟河焚  
舟從先生一搗其巢穴也先生著述甚多先刻  
湖山小稿二帙先生自序今合遺稿名蘇原先  
生集而乞序于余余爲序而傳之如此先生五  
子長庚庚戌進士國寶最少爲仁和丞國賓子  
姓彬彬先生家聲有托已辛丑正月晦日序

渭陽永思冊序

夫人之有恩于人者或責其報人亦可隨分量力以爲之報期于兩相塞乃已至父母之於子不然恩斯勤斯其用情無所不至而其心無所爲在父母不言恩而子亦莫可爲報故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然則爲人子者將柰何亦曰立身行道以揚名顯親其庶幾焉而終未敢謂是足報吾親而吾可無憾也是罔極之義也父母而下則有間矣舅則母之兄弟也渭陽永思何

爲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之不足故長  
言之長言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行于一身而則于家國天下此子于父母則可  
柰何以施之渭陽曰王子之渭陽非夫人之渭  
陽也王子之渭陽曰陶家之肖子王子于襁褓  
中誨且植之如已出焉而終不令從已氏子王  
子仁也不令從已氏義也王子曰曰然之登賢  
書階一命以從諸公長者遊則吾渭陽之以生  
我父母成我渭陽也吾渭陽幸有子屬箕裘焉

而曰然于渭陽則生而不能致其養歿而不能  
就哭泣之位也吾渭陽以子視曰然而曰然卒  
不得以父視渭陽終天之憾其何解矣此永思  
之所爲作也夷渭陽于父若母也永思仁也系  
永思于渭陽義也故君子許之爲之詩爲之歌  
長篇短章洋洋滿冊也廣渭陽之思于天下也  
是詩人維則之義也冊成而序之者南祭酒馮  
子夢禎也序之日丁酉十月甲戌也

堯山藏草序

堯山俗呼伏牛山唐自在禪師啓鍊魔道場於此至今不衰俗謂之火場去堯山百里內外精藍以百數或隱或著皆附于堯山金陵悅公所占其一也悅公初剃染出講者之門有義龍之譽已攻苦爲詩自三百篇楚騷漢選六代三唐之體無不習也三玄百家怪奇之語微中之詞無不涉也於是海內稱講僧詩僧屈公一指公一日忽夷然不屑謝交遊焚筆研避而入堯山初則把茅蓋屋漸而成叢林聽無聲之聲玩無

色之色甘無味之味凡十年始出山今春寓湖  
上幾三月余得從潘景升諸子屢叩塵尾温伯  
雪子不言而飲人和使人意消余于悅公信之  
語及倡酬不應景升從公帳中搜得一帙示余  
公欲秘不得曰此吾焚棄之餘慎勿傳之可耳  
余閱之一過見其氣韻蕭遠膚彩沈秀五言合  
處入王子孟集中難分楮玉選體高深時露合璧  
道德頌探柱下之驪珠他偈頌亦宗門之遊戲  
月下孤猿九臯唳鶴可以神會難以形求嘗論



我明詩道李何正始瑯琊中興正變羽翼宜在  
今日而衲子缺焉今得悅公一夔已足迺屬景  
升編次定爲四卷曰長干草公未離白下詩也  
曰伊闕草入洛後詩也而偈頌雜著附焉總名  
之曰堯山藏草藏者公之志也藏則不忍終棄  
公之愛根終似未淨而能禁余輩不爲臚傳耶  
俟公歸堯山坐斷舌頭了却千生百劫大事旣  
以自懺并爲余輩懺爾

序黛玉軒新刻北雅

北雅者舊爲太和正音譜而吾友張子孟奇中翰  
易以今名而刻之志悼也初孟奇假是書于余  
曰方有剗劂之役以待校對余性多忘久廼檢  
付故不測余本之完缺已再晤孟奇曰假本後  
卷尾缺十數紙與余本同而余本前卷之缺得  
以相補近又得別本補足稱完璧矣已刻成返  
借本并餉新本余目之稱快而孟奇曰余刻是  
書意有所悼不敢以兒女情悉之長者業因人  
以聞幸卒賁之一言爲此刻前茅余唯唯已孟

奇且挂帆北而後以黛玉軒自撰引至促余命  
筆余始詳其事尚未詳其人也孟奇云別有傳  
恨未見耳余故賞孟奇豪而于此又喜其新作  
有情癡北詞大都出金元名筆以聲調爲主而  
詞副之詞有工拙而音調無不協本朝王漢陂  
初作北詞舉似善唱者曰詞則佳矣謂音律何  
於是漢陂習唱三年遂以填詞顯今之人如留  
心音調此書其金科玉條也可易言哉而以一  
女子饒爲之不數月而手與器相習其穎慧有

過人者宜孟奇之鍾情也嗟乎佳人才子遇合  
故難保終尤難非夭折于生前則流落于身後  
讀杜樊川黃金散盡白香山春盡絮飛之句尤  
可酸鼻無論其他卽爲燕子樓之吟吟寧令所  
天多賦悼亡耳然則此姬人者豈可謂不幸哉  
敢以廣孟奇是爲序萬曆壬寅長夏日屬草于  
鬱金堂時涼雨初收清歌未歇

序刻古今韻

古韻祖吳才老今韻祖沈氏蓋並行宇宙間不

可廢矣然古韻通今韻揚古韻生於諧聲別于  
方域清濁宮商毫釐千里無弗折亦無弗可通  
才老韻補舉一隅耳了此可以漸識聲音之無  
窮而元化之自然彼滯于今者井蛙夏蟲凝冰  
海而自失可嘆也思玄先生合刻古今韻意蓋  
如此乃鏤板國學以廣其傳

丘中集序

琴之道尊而其音古根于性情而侔于造化上  
者歌風以阜天下不者鳴丘以善一身非得至

人安能通其度數玩其神明乎今之琴瞽師伶  
工之技下里巴人之曲令人嘔吐不足習已三  
衢徐叟名時琪以善琴聞余識之二十年間嘗  
觀其撫弄如鳥獸好音之過耳亦如毛嬙西施  
在前不必問姓名而知其美也去歲初秋叟至  
白下余延之司成署中時芙蓉盛開香氣迎面  
館有佳客宴坐欣然因進叟一譚琴德稍講究  
其事余所習惟歸去來等數曲僅通律調至今  
未工然叟之底蘊與聲器之源則略窺其倪矣

因與叟編輯成書一曰指法爲四十圖勢二曰律呂先黃鍾六十三調次十三律次旋宮六十調三曰譜首三百篇次楚辭次古賦樂府歌曲而俗傳下里巴人之曲堪嘔吐者盡刊削之其爲世所盛傳而音不詭于正者削其文而存其譜四曰雜錄摭故實原事理終焉凡若干卷命曰丘中集以此自娛可耳安能及天下乎余語叟指法音節之變雖有萬不同然不過一倡一和陽主倡陰主和陰常不足陽常有餘此聖人

快雪堂集 卷之二  
調燮之妙見于琴者其一班耳然由琴可以通  
衆樂由樂可以通政理一以貫之又何難焉叟  
曰唯唯遂命壽之梓以爲千古琴道一快

序診家補遺

醫家祖素問猶儒術祖易論語蓋不獨義理精  
深而文章簡奧非膚學小儒所易測識唐以來  
惟啓玄註櫻寧抄稍得其要領丁氏點白又爲  
之補正足稱二氏功臣矣櫻寧又有診家樞要  
一卷附素問抄之末蓋得岐黃之精而約取之







昔自在昔昔非無今自在今今非有昔今非有  
亦非無當處出生隨滅盡或者執藥成病刻舟  
求劍不慧甚矣此幻余界公物不遷解之所由  
出也日照四天本無次第而方位湛然智者  
作日軌察之愚者倒操日軌方位亦倒界公之  
解其操日軌之法與乃刻而流通之

地藏本願經注序

一念爲苦根衆惡爲枝葉地獄爲苦果大小鐵  
圍若輕若重名相實繁不離地水火風以爲苦

莊嚴具四大本空地獄安在卽地藏大士雖有  
大神通力何從興慈運悲以拔濟之其言曰衆  
生度盡始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亦黃葉  
止兒啼而已然則如來所說十品二卷之經非  
耶般若曰所言地獄者卽非地獄卽是名地獄  
卽空卽假卽中悟一心三觀之旨可以讀是經  
矣東山興福璇上人留心是經積有年疏其溝  
封燭其幽滯旁引曲證爲之注解雖未能盡通  
大義亦庶乎窺見一斑視夫稻麻竹葦飽食安

坐以終其身爲世蠹者豈不霄淵隔哉今歲春  
暮叩余武林乞一言序諸首簡余憐其意許之  
以冗宿諾幾一月上人困于逆旅至質其袈裟  
而不去可謂有志者矣清和朔日從輕舟往檣  
李將至塘棲鎮十里書

重刻慈心功德錄序

慈心功德錄舊刻東禪余數年前曾捧讀一過  
蓋採摭經傳中語關戒殺者而錄之也夫一切  
衆生本來成佛殺一微蟲卽爲殺佛又一切衆

生無始時來互爲父母及與眷屬殺一微蟲卽  
爲殺父母眷屬然則爲一齧之味而輕驅諸佛  
及父母眷屬于刀砧屠劊之場無論無窮業報  
卽因而樹福仁人君子忍乎哉此是錄之所以  
作也雖然此土庖羲軒轅諸君不可謂非大悲  
示現而教民罔罟始造五兵一切衆生以互相  
殺害故出沒三惡道中無有盡日是二人者實  
爲罪魁金科玉條所當首論安得宴然于三界  
內外乎閱是錄者于此處勘破始能具眼始能

成龍慈心功德政恁麼時勿謂真實居士饒舌也宗人鑒之輩倡衆善人刻是錄而問序以此酬之庚寅二月二十二日

序刻中峰和尚三時繫念佛事

中峰和尚執土塊成黃金信手拈來無非佛事况淨土法門爲諸佛玄唱乎士雲子有二居士憫羅刹淫祀之惑人刻此覺之欲斬斷其泥梨種子而登之寶蓮妙土真大悲菩薩之用心也余與伯闇士雲子有比肩爲諸生最相善才具

略相當而余最遇合士雲次之然使余揮麈而  
談西乾之理則三士北面矣士雲伯闇稱拘懷  
向憂其不可語此數月不見士雲作如此事善  
根豈可測乎書此以勵伯闇

有門頌略解序

宋時天台之教盛行無論僧徒卽號爲士大夫  
者類能言之今觀陳瑩中先生所撰有門頌抑  
何言約義辨也今相去僅四五百百年而海內緇  
流無能舉天台一字一義况士大夫乎余友妙



峰覺上人奮然爲鳴陽孤鳳幾二十年講者或竊笑斥爲異物而上人益精其說不爲動今則稍習矣海內賢士大夫或有起而助上人者矣惜余非其人也因請上人出有門頌略解行於世聳動今之士大夫台教中興在此一舉余日望之甲申長至教觀弟子某謹序

刻首楞嚴經序

是經自譯梵以來疏而解之者十餘家而天如會解最著學者翕然宗之以爲是足以盡楞嚴

矣而不知此天如之楞嚴非如來所說之楞嚴也余少習孔子孟書初亦守晦菴集註及諸家講說一日偶靜坐掩卷體會本文覺有得處始一切屏去而專用力於本文久之恍然如披雲見天復取集註講說觀之支離汗漫不可讀矣夫楞嚴聖經萬萬非世典可並論而會解之於經集註講說之於孔孟書恐亦相類盍亦專求之聖經乎達觀可禪師往往拈楞嚴妙旨示人明白直截一掃支離之習余問師從何處得來師

笑不言余又問求通楞嚴當作何方便師曰勿  
觀諸家之說但將十卷經文讀熟當自有入處  
以其言印余之所以通孔子孟書者甚合也語云  
誦之萬遍其義自見况文字般若皆從世尊大  
悲心中流出而我等衆生過去世時或聞此經  
題及一字一句妙義種子藏入識田中機感合  
而爲熏自力佛力俱不可思議信無有踰於熟  
讀者時白黑幾二十人俱發心於達觀師言下  
而苦梵冊煩重卽方冊新刻雲間者又字細俱

懷雪堂集 卷之二 三十一  
不便受讀適蕩然某師賚包氏新刻維摩經至  
是寄幻銘上人所書字畫端楷剴劂亦工閱之  
心開目朗卽楞嚴亦若此豈不幸甚遂發心刻  
第一卷資先君冥福而屬某師勸同志共成之  
亦勝緣也善男子等幸得受而讀之當生難遭  
想生尊重想千遍萬遍以熟爲期以悟爲則庶  
上不負佛恩下不負己靈而中亦不負達觀師  
蕩然師方便嘉惠之意余蓋有深望焉

易曆明源序

乙卯歲余見張翁於管登之先生齋中時年七十餘矣而玄論亶亶口誦梵書如倒囊而出余故異之張翁於學無不窺尤邃於曆其法得之吳人陳壤而其精微懸解處則得之易余別翁數年矣去冬偶從袁坤儀先生談曆因及翁且冀翁旦夕來而究其學不數日而管先生果偕翁至遂嘆詫謂爲神契翁齒髮如舊神明不衰相見驩甚因館之家以樂生子晉爲之徒蓋半歲而畢業翁所著有易曆明源二卷太都謂天

平如水日月五星不入地浮空而行世人見天  
中高四垂者眼界耳混天主眼界迷真體蓋天  
得真體又不失眼界反覆辯析理甚明確又謂  
數始河圖之中宮元精元氣咸出於此文王後  
天八卦方位圖原是豎看其流行定序象人之  
任督二脉而五行往來周旋出于震至艮而終  
三氣屬一卦二十四氣而八卦一周寒暑晝夜  
實權於此所謂知曆法又知曆理者與曆家所  
難者在求元義和以降八十餘家迄無定說以

故隨改隨差陳君者獨定以七千二百五十七  
萬六千年爲一元上驗往古日月交食五星凌  
犯毫分秒微無不合者而實出於自然之數所  
謂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也陳君  
死其學在張翁而益以其所悟發陳君所未發  
數千年曆學至今日大暢余竊謂方今聖天子  
改元萬曆萬年之曆自今日始亦自今日定乎  
張翁老矣後之人必且以其學顯因序其書而  
俟之



懷慶府志

卷之五

三十一



快雪堂集卷之三

秀水馮夢禎開之著

序

序吳伯度刻尚書程文

吳伯度生於貴侈不染世紛自讀書博古外無  
他嗜好暇則進二三清修淡泊之友揮麈命觴  
繼日夜不倦而余間與焉諸華崇者卽在戚近  
掉臂不顧其人可知矣伯度與余同治尚書且  
同師其握筆揮洒不後余竟以數奇艱於一遇

然益精其業不少衰余爲諸生時最耽好程文  
自洪永迄隆萬四子得千八百餘尚書得千二  
百餘其不能備者尚半伯度與余同好而所裒  
錄視余益十之三四且捐貲刻之以公諸同志  
者尚書刻先成計千八百餘首書叙編年兩存  
其次自今業尚書者家藏是錄玩而索之如吾  
兩人其掄革晚近浮靡而登之先輩典刑卽螺  
贏祝子不足喻其速也軌俗造士胥有賴焉其  
不邵與伯度索余爲序余嘉伯度之雅尚

而又樂是刻之有成也遂序其說如此伯度名  
惟貞太宰默泉先生之冢孫萬曆辛卯秋七月  
上九真實居士馮某自雲川還拙園舟中書

序周元孚二三場

吾友周元孚以沈鬱浩博之才慷慨談時事至  
於再起再逐而氣益壯如此人故當與湘纍長  
沙爭名天壤間乃何以舉子業觀之而來生行  
學有二三場之刻母乃愛人以姑息乎余謂不  
然舉子業者淺言之則中庸以下餽飭誦記足

小室集 卷之三  
以眩主司易青紫深言之則非窮經學古之士  
不能工師子王搏一兔其用力與搏香象等所  
謂不欺之力不具此眼以讀元孚舉子業此與  
羣盲摸象何異遂書此質之來生其然吾言不

序賀伯闇制義

憶少時里中諸生狂生日余所與交惟周生彥  
雲賀生伯闇三人者相視謂千古不可一世每  
出一語互爲評擬有如聚訟得則擊節稱賞或  
繼之怒罵以爲常此如昨日事耳今不出二十

年友道衰遲新學小生爲文輒自加丹鉛不容  
忠告或聞指目如見怨敵傷哉余以此益自嘆  
知陳人之不可以處世也余三人同生嘉靖戊  
申賀生稱長次周生次余相去不一月余幸叨  
一命歸彥雲薦乎鄉而伯闇猶然以舉子業與  
新學小生爭工拙傷哉然伯闇氣益奮著作益  
雄富歲課至數十百篇戊子秋出二帙一經一  
書示余曰卽不售當屬子序刻之余唯唯吁有  
才如此豈終爲人下使余不遇知己偃蹇賤貧

或更甚焉而世之妄庸者飾虛詞穿別徑以取  
榮名而反目貽伯闇置雌黃者蓋不少也士豈  
可以成敗論哉然伯闇亦不爲昔日之文矣余  
叩之曰居今日宜爾也余唯唯遂書其說以質  
於彥雲

讀楊貞復尚書義

貞復尚書義數篇耳然微而天道明而治法精  
而心性如數家珍如觀掌果抑何縱橫妙麗也  
黃山谷云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

間那可得夫文亦然讀此者直下了取貞復可  
矣丁酉春仲丁祭前一日齊宿南國子東廂書

序張君一制義草

楊子雲卑詞賦以雕蟲韓退之醜宏詞於俳優  
則經義可例矣問途而至何煩議精粗耶而或  
者必精求之精求之而精得之甘苦疾徐之妙  
有臣之子不能喻之臣者而遇合政不必然於  
是粗者益相扇而爲粗精者或中疑而稍變以  
比於粗而精者愈絀已余在南雍得士數人庶

幾精求之者雲間張君一其一也戊戌秋余歸  
武林君一扁舟見訪贅文十餘首蓋精求之而  
精得之者余謂執此以往必魁南宮已君一庚  
子辛丑連舉以制策六魁天下而不食經義之  
報精得之而不精酬之何也或者其中疑而稍  
變也已讀其鄉會初場良然時君一以內艱歸  
雲間余往唁之君一頗以爲恨余廣之曰子今  
以往有館閣之高文大冊在何必爭勝於雕蟲  
俳優之業哉君一前後所積制義草若干殺青



始竟而問序於余所謂精求之而精得之者具  
在錄中已觀者能具眼不萬曆辛丑長至前二  
日還武林道中真實居士馮夢禎序

題旬日聽雨草

今春多雨晴者此月中旬數日耳十九夜復雨  
嗣茲連雨幸無事日造家塾課兒曹作經義遂  
動少年技癢點筆戲爲之浹旬得十九首而雨  
亦止迫掃墓期且返樵李遂授友人吳生傳之  
木附舊作一志余之戲題曰旬日聽雨草志其

時也余髮種種而青氈舊障不衰蓋習心之難  
忘如此余且志余過豈敢與操觚之士爭道乎  
戊子二月晦夜真實居士自題

題許徹菴先生秦中訂士錄

已卯春余以庶吉士告病而南晤許徹菴先生  
於濟汶間聽先生議論蓋毅然儒者先生知余  
好佛出正言攻余之短余不敏懷先生之教至  
今而不能改也去歲過先生之里偶得先生秦  
中訂士錄一帙以歸蓋經義二十首先生之學

精微廣大粹然一出於正此亦可窺其一班矣  
故屬吳生與余聽雨草并刻之近世舉業大都  
入於浮冗譎怪而不可卒救此其應病藥也戊  
子二月晦夜題

題門人稿

眞實居士之門人曰李曰華者奇才也從遊五  
年矣其文每變每奇近則粹然一出於正所謂  
望之似木雞者德全而神藏矣不可識矣其次  
曰戴灝其人短小若不勝衣而其文則奔流懸

快雪堂集 卷之三  
瀑不可挽截未識面者豈不謂魁梧奇偉人哉  
然蹇於遇猶難一青衿也餘士楚楚隻羽片鱗  
往往不乏今歲復得三衢諸生六七輩俱異品  
也乃括其文若干首題曰馮開之門人稿以附  
聽雨草之後蓋余不欲掩諸生之美而非諸生  
自暴於是乎書戊子二月晦夜真實居士題

題楊貞復經義近草

吾友楊貞復素究心學問與余舉進士同門比  
入館又連舍彼此一知一見無不披析每相左

或濟河焚舟至山盡水窮始相視而笑自吳門  
夜別今四年矣頃者書來自陳所悟且徵余所  
悟謂當下了則定了不然千生萬劫未夢見在  
斯言也信長安馬上便作無事人豈不大快此  
編亦貞復所寄蓋經義十五首貞復悟門微露  
一斑矣故付汪生應選傳之通都令學者知經  
義中亦有向上一路以爲窾言掠虛之針砭云  
萬曆戊子三月真實居士題于臨安高氏園居  
方衆甫制義引

甲戌冬不佞始遊雲間時雲間生爲壇而盟者  
十餘曹而衆甫爲之伯援旗執鼓而號之左則  
左號之右則右不佞挾策而從之惟恐後也則  
其臭味哉巳南宮之役不佞以衆甫餘靈爲舉  
首而衆甫罷歸力田不如逢年自古慨之矣今  
歲春衆甫讀書吳山中得制義六十首而解益  
玄持論益確不佞受而讀之不覺怛然心折也  
里人有畜雙璧者一千金一五百金而五百金  
者先售衆甫勉之人且挾千金至矣遂付之剖

劂而附諸生課七十首大都同調云巳卯秋七月望日樵李病病居士書於綺雲館

讀黃貞父稿

夫貞父于博士家言稱神矣乃貞父所自神者無甚是編然世之知貞父者未必以是編也雪山大士已於久遠劫前成道直說雜華妙蓮度上根可耳柰何以聾啞諸人脫珍衣垢與無量方便爲士方以薄伎求知於世世豈無聾啞則雜華妙蓮有時而鈍置吾敢化身爲聲聞弟子

懷雪堂集 卷之三  
請貞父轉方便法輪也貞父得毋聾啞余乎哉

題黃貞父近稿二編

貞父前刻近稿二十首蓋幾于無上妙義而世俗好之者絕少余謂貞父世尊稱性說華嚴而聾啞聲聞在坐其柰利生何未免再轉法輪圓攝羣機耳貞父頷之去已數從貞父於岫嶠山房貞父間示余新作余曰可矣其秋貞父得雋余方祗役桐川登舟之日就貞父言別飲甚懽顧離色亦絕苦中飲貞父示余初場七義首義



佳絕而覽者或亟稱後六義余笑曰子收再轉  
法輪之功矣所刻近稿二編凡四十首世之知  
貞父與余之知貞父者具在具眼者請自辨之  
時辛卯十月既望舟過吳興之碧浪湖

徐生制義序

戊子春三衢徐生可求與其同里諸生六七曹  
從余遊余甚器之謂此六七曹脫穎者當半而  
竟不然逢年之難而戰之不足恃可嘆也又二  
年庚寅徐生且入貲而北謁余言別會余還故

懷雲堂集  
卷之三  
里乃以尺書道意且曰可求幸爲門下所與進  
茲行也將與四方之士角茲帙其資也且托之  
副墨以質諸四方而無門下一言可乎余曰唯  
唯生之文余旣許之以吾之好逆天下之有同  
好惟楚有材晉實用之意徐生必見收于北而  
六七曹者豈終棄於南哉敢并勗之

序三生草

三生草者蕭山來顏叔鄞趙文叔與顏叔之羣  
從道之此三人者所著舉子業也戊子春余識

顏叔於友人周元孚舟中元孚甚稱之已學使  
蘇君禹又稱之今觀其文淋漓揮灑如高山出  
雲羣峰吐溜抑何奇也道之婦爲余婦之姑其  
才絕可憐令兼存秋實古人豈難到獨未識趙  
生而顏叔以名豪許之草木臭味當不昧此言  
矣三生著作日新以富此其一嚮耳

序來顏叔歷試卷

來顏叔之時稅已刊若干首於三生草中此其  
歷試卷也顏叔年甚少就試于有司無幾而遇

楊雲堂集 卷之三  
九  
合如此如歲方春如日始晨其將來豈可量哉  
而顏叔方探真味空持關戒如老衲此尤少年  
所難者顏叔所就又不可以文章限也庚寅初  
冬之十二日書於靜寄軒中

題沈方平一月草

此武林沈生方平一月草也方平名大治美秀  
而文望之如僊卽之如處子其舉業文字所謂  
露下芙蓉月中楊柳未必盡備四時之氣而世  
間一段煙火惡習遠之又遠如隔蓬萊弱水矣

以方平之資充之以學詩必爲王摩詰孟襄陽  
文必漆園吏今以一月草觀方平如雞鳴時看  
海日先見赤光沖擊海面耳方平其勗諸庚寅  
小春日書

題聽松集

西安方子孟旋其舉子業故奉瓣香于余羣諸子  
之同臭味者讀書雲居精舍雲居有松數千章  
故中峰禪師手植霽濤細籟時時作坐臥聽  
之於瑩神濯襟太有助焉昔年曾以松籟署其

文海內鉛槧士知有方生諸子舊矣茲又囊其  
續著若干首題曰聽松而印之居士夫聲不卽  
耳耳不就聲二無來往聽機常寂孟旋諸子入  
是三昧宇宙雖廣未足供其遊戲筆墨何有于  
舉子業哉時方生將辭諸子應試白下感勝集  
之不常欣會心之有托請殺青聽松以就正于  
同方者而居士引其端萬曆癸卯六月旣望真  
寔居士時卧桂舟泊湖心三塔基荷花最勝處

晨起書

安雅齋集序

雅之爲言常也正也俗之反也四詩之中雅居  
其二雖有正變而其體裁無弗合者十三國之  
詩美刺非不備而辭非不贍且麗也然而君子  
不謂之雅也翠裘火布衣之奇者也而人不以  
爲常衣熊脯豹胎食之奇者也而人不以爲常  
食故布帛菽粟之用獨廣于天下自王公大人  
以及閭巷小民無勿同也然而語云三代仕宦  
方會著衣喫飯又若以衣食之能事獨與君子

者豈其所以習而安之者異與故曰君子安雅  
而其說如此吳江沈生祖量以安雅名其齋所  
集經生言亦以安雅當之沈生余年家子自其  
祖及父叔兄弟仕且三世矣其家自三尺以下  
無不穎秀善屬文而祖量在兄弟間名尤著是  
豈徒以飲食紈綺稱世家子弟而已者哉集中  
之文余不及遍觀而識其名氏則皆余所嚴事  
與比肩而講稅者而余之戲墨亦與焉則是集  
之爲雅與雅而安也或者其然與祖量索余言



引其端面懇矣而復嗣以書十往返不倦乃以  
數語塞其請時庚寅中秋日

文式引

農有畔棊有局畫有經營物故有之文亦宜然  
式所從來矣今之時文汗漫無當不知式耳吾  
友楊貞復少宰蓋深于道而嫻于文者得其文  
九首益以余戲筆二首新程墨佳者又若干首  
梓之太學題曰文式諸士式于是而本之六經  
以培其根參之百氏以暢其趣其庶矣乎

皇明文憲序

我世宗肅皇帝壽考作人其一時人文之盛可謂斌斌矣而回視弘正以前不無朱絃疏越之嘆况近世乎何子所輯公車義自袁胥臺先生而下凡四十七人俱嘉靖作者得文千餘首題曰皇明文憲而梓以廣之上略成弘之朴下抑隆萬之華而縣斌斌者以示公車法倘亦有荀卿子法後王之意乎讀是集者以嘉靖追成弘以成弘追六經挽衰靡而登雅道豈非今日之

幸哉何子名世選字用夫方以是業張赤幟于  
東越云庚寅秋八月廿一日

題南雍三課

夫文作者故難鑒尤不易譬之玉與石氣韻夔  
異而形色微眇每至相亂如以石爲玉以玉爲  
石則卞氏所爲長號耳余輩品雍士之文雖不  
敢自許神鑒而進氣韻略形色庶幾近之則諸  
士之與於茲選者其爲玉不爲石明甚至連  
城之賞按劍之疑此自諸生之遇何足以爲文

快雪堂集 卷之三  
之定價哉因書此以堅諸士之自信

題袁非之制義

非之與弟微之稱雲間二袁才名相埒而非之  
孝友淳篤擇地而蹈世尤重之兩君俱余布衣  
交也今歲非之以校史留雞鳴僧舍者三月每  
相見無所不談亦無所不洽嗟乎今非之早遇  
合蒿目籌天下余當避三舍此時猶治制舉義  
與兒雛爭工拙其不幸豈獨在非之耶一笑丙  
申又中秋日書

序項生經義

真實居士閒居喜從諸生談經義時方趨譎怪而居士語平實無奇相信者甚寡又居士好直往往面摘瑕累不少借故保名之士不樂見卽困厄時相依後聲稱稍起遂叛去以爲常然居士之道近孤而居士之意近實故始終臭味者亦不乏人也晚而得項生利賓生丰神韶秀韵度夷然所爲經義甚有當於居士而未甚遇合居士亟張之當事者意日暮脫穎而善病不果

試生作義以韻勝濃淡合度既當於居士益自  
喜將出其如干首公諸同業以廣居士之好而  
乞序焉居士曰可也布帛菽粟人之所美也歲  
荒民饑相聚衣皮毛食草木暫則駭久則習目  
眩意移謂遂可無布帛菽粟然則生之業能當  
于居士未必能當于今之人生勉矣穰歲今至  
俟之可也項生初名光先以夢改今名郡之嘉  
興人萬曆戊子八月初六中夜序

序閩閣草

吾友吳伯霖閣於西湖三台山之麓而讀書聚  
徒其中顏之曰闡閣蓋登闡閣而湖山之勝畢  
收矣余每棹桂舟夷猶鏡中晴雨花月多與伯  
霖共之平分湖山之勝者數年於今矣茲別余  
而北能無眷眷伯霖將行手一編示余曰此予  
所挾以北者敢丐子一語引之夫舉子業小技  
而能困賢豪且困伯霖而使之去此而北天乎  
命矣豈其業之不上哉伯霖茲草大都成於闡  
閣故曰闡閣草伯霖以彼其才而復得湖山之

物類彙編 卷之三  
助北士其誰不碎易明年秋老木芙蓉盛開時  
余且艤桂舟閨閣之傍以聽捷書之至而飲滿  
焉伯霖行矣萬曆壬寅九日前三日眞實居士  
自茗溪返樵李舟次五里亭序

題黃川社草

黃川者吾友賀知訥之水居在焉知訥有子曰  
煥稚而才有昂昂千里駒氣色而他子侄亦多  
英妙羣而聚之水居使業其藝而四方之士亦  
多從之命曰黃川社今年六月知訥走書余以



社草見示曰先生其以一言勗之夫時義必稟  
式於先輩取材於六經十餘年來大敝矣野干  
狐狸白晝而嬉於九達之衢求師而師然求友  
而友然甚至秉衡者亦無不然舉世昏昏將安  
從耶煨孺子而挾妙才六翮初具且摩雲而飛  
未知翔集何所茲選也吾可以卜煨矣其不詭  
于六經先輩者蓋十而六七矣弟兄師友其皆  
琳琅珠玉耶然則黃川豈徒課文之區將聚星  
之地已知訥有子也萬曆辛丑長夏之六齋日

題于鬱金堂中

序葛萬悅時義

余始得一帙於萬悅之徒鄭生之槃染指未半  
躍然起曰世乃有此人耶欣然願見之鄭生曰  
此吾師也雅自負四方知之者尚寡乃得當於  
先生乎今來矣已秋盡萬悅果來固請就弟子  
列盡出其業乞評焉余始難之而案頭光怪激  
射乃爲石介卿所窺時余將有樵李之行明日  
出門矣介卿曰萬悅異士相見政不易柰何交

臂失去請與萬悅相從舟中而別於數十里外  
可乎余如之午前自北關登舟陳其業與介卿  
共賞之當余意者十義而九以故筆落迅于風  
雨如果有人受諸天妙供味味飽滿又如樂邦上  
士不起于座而承事十方諸佛刹刹周遍不覺  
晷之移而文亦盡矣始萬悅攻其業甚苦戛戛  
乎難哉而其究春融冰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天地之大萬物之蹟鬼神之幽細若氣微若聲  
悉受役於筆端而不失甘苦疾徐之節使萬悅

物學堂集 卷之三  
得與震澤毘陵諸君子同時並驅中原未測鹿  
死誰手余故宜避三舍萬悅自言弱冠始青其  
衿今蘇守右諫李公爲令竒其文待以殊禮曰  
他日必以文名世見乳駒而得其千里所謂觀  
天機之深者也難之難者也余欲廣李公之鑒  
于天下故弁之數語而臚傳之萬曆甲辰初冬  
日序于驩水宿時過語溪十里

序茅孝若木鴈居甲乙草

孝若謂余於此道如賈胡辨珠大匠削木質所

撰木鴈居甲乙草乞一語評而傳之余老矣廉  
將軍雖善飯據鞍矍鑠示可用一當武安君惟  
有堅壁自固孝若翩翩才少年嗜古文辭若詩  
不減飢渴飲食業浸浸擅場名家舉子業其緒  
餘土苴耳師子筋爲弦一揮則衆弦皆斷彼操  
觚者誰不抑首避何有于余夫舉子業視千秋  
大業豈不甚細業勉爲之就彼道中金科玉條  
故自不少甘苦疾徐微垂其則雖才大氣盛穠  
膚艷色無當大雅卽詩若古文辭亦然晚近作

者雖復紛紛而質有其文稱日新富有者鳳毛  
麟角未足爲喻噫豈遂無其人耶孝若英年如  
日始東極其才情而約之經術將無所不到讀  
是編者見其汪洋綺麗如河決而東如春到而  
園林皆生氣以爲此足知孝若而不知其修途  
之初步也孝若勉之余且拭目待焉

序鄭元夫舉業近草

元夫儒家子而嗜佛與余同而持禁戒甘淡泊  
視余少年抑又過焉余甚畏之如法師虞長孺

兄弟俱亟稱之每伊蒲塞之會必招元夫以爲  
常而元夫故善舉子業余同年蘇學使胡郡公  
俱亟賞之名高數奇尚稽騰躍今之操觚者競  
以禪語入文而文病又以文字說禪而禪亦病  
若元夫則兩得之矣近草者其一班也以爲不  
足以知元夫不可以爲足以盡元夫尤不可時  
萬曆乙未舟泊吳之尹山寺前

題董生千古堂學庸大意

畫家易貌鬼神難貌狗馬謂其近也四子蓋童

而習之矣白首而不知者皆是卑者束于訓詁  
如盲人夜行互噴烈炬高者障於意見如僮客  
越海恣惡毀長年彼寧知有目者之足依而道  
師之可憑耶董生大意初成中庸示余余業首  
肯之今忽走書余則學庸並舉而語孟亦商及  
一二矣不束于訓詁不障于意見如老禪捉如  
意橫說豎說而不離其宗自今言四子其稱董  
生哉余昔業舉子時未嘗一措目講章傳註至  
屬文嘿會書旨便足揮灑嘗以空踈自恨董生



賢乎哉董生名懋策會稽人丁酉試南雍余拔副雲間張生蓋名士且文簡之孫江都之裔其淵源故有自己

序吳養之時義

近時諸生刻時義者必索序真實居士居士亦時時漫應之然由衷之言十不能一二耳陽羨吳生彥淳字養之以今歲之春介倪博士書稱贄居士遂讀書雲居山中數挾所業進進必加親而業亦日高妙居士亟稱之曰如子刻文吾

當作序而汪生亮明者聞之亟索其文如干首  
登之刻乞言之書十數至而居士始一酬之居  
士之不輕於言以爲吳生重者如此吳生之文  
破庸俗關矣何時破玄妙關耶吳生其勉進之  
居士舌在豈惜百千妙偈爲吳生稱揚贊嘆也  
一笑

題真州李季宣制義

丙子秋余從二三豪俊卒業南雍俱意氣橫溢  
如穿雲之鵠目無萬里而真州李季宣與焉其

明年余成進士又十五六年而余從山中起分  
南雍半席易弟子而師易少年而衰艾矣而季  
宣猶然蓬累行哉此十五六年間季宣嘗一訪  
余湖上余偶出不及具雞黍爲驩蓋媿甚而季  
宣新詩麗牘往來不廢則故人之誼多矣夫以  
季宣之才十倍余其遇合卽先余過余亦分宜  
有之而若此命也乃季宣手如意擊唾壺歌曹  
公老驥伏櫪詩而益攻其業不少衰嘗因陳生  
廷策示余一帙曰是可與新少年角乎夫季宣

才高學富爲古文辭若詩久負時名降格爲此  
莫邪刈草耳近海內負才而滯者如焦弱侯袁  
坤儀劉玄子之屬俱遇合而弱侯遂魁天下今  
秋余友賀伯闇亦登順天賢書天意似終贊夙  
儒矣余安能量季宣哉季宣其勉之

題張符九窻課

往庚子春余識符九于海上其文光彩絢爛刺  
人目睛余以爲必驟發而符九卽卑之俄變而  
就沉實余以爲萃色旣斂將無難肉眼何其秋

果落羽余謂符九曷不返初步符九不顧退而  
益精其藝是秋旣罷試錄初場義請政于余余  
讀之喜甚蓋篤實而有光輝矣時余對客湖上  
余目符九遇知己當發解不者亦不失二十名  
前客或目懾余余曰文有定品作者故難知亦  
不易客識之無何撒棘符九名在九今試文業  
已行海內矣前符九者豈能折符九而下之哉  
符九年甚少氣沉而骨堅極其才力所至將不  
可量卽以舉子業擅名海內特細事耳勉其大

者可也。因題符九窻課而廣之。以此萬曆癸卯  
長至前一日書

序四子採真錄

夫壘石爲山以寄丘園之適。非不窮工極妍而  
終無真趣。爲其非造物所成也。卽造物所成矣。  
一樹一石姿態之巧。玩之可以解饑飢。暢心神。  
况大此者耶。故余之論文以真爲宗。一語之真。  
充之啓口。皆真矣。一言之真。充之掇體。皆真矣。  
所謂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直文也。

云乎哉夫舉業者童而習之以至成名者也成名之早晚未可期速者十餘年遲或二三十年亦有終身無成者卽朝焉夕焉養其僞心以至十餘年數十年之久而不變無論他日成名小人之禍必及於天下方其操觚擲管時業以淪于鬼魅而不自知已故余謂返世之僞必從文始余歸而逢里中諸生論文大都提此一字話柄而趙生昌期朱生大啓金生九韶項生德弘則契余言而其相底厲者每成一義必造余而

快雪堂集 卷之三十一  
請焉曰先生視之得無漓於真不雖才力不同而識趣頗合久之其文成帙命傳之梓而題曰採真蓋不徒爲四子矢也萬曆己亥秋日時遊太湖東山客許氏之松齋

序曹周翰謀墅草

去冬余遊虎丘且登舟矣姑畱連未奮客有詫余曹生讀書閣甚勝宜遠眺爲一山之冠從之已曹生遣人肅客客幸須臾當裹巾出謁從之已曹生出如素相善余之趾亦不復能前矣畱



竟日繼之以夜再信宿始別去曹生復移舟相  
追訂後期乃返尚依依不釋也余何當於曹生  
而見好若是曹生爲人如高天列星皎然不欺  
曹好客而能擇與定交必名下士吾鄉李生玄  
白亦其一也其才甚大無所不宜所見於舉子  
業海水一滴耳然已窮高極深盡才人之致自  
名其業曰謀墅草若干篇而示余余按而觀之  
如餘霞散綺如初花含芳如深谷逶迤如孤岍  
秀絕如清流澆澗如遠樹蒙茸如夙將登壇如

老禪秉拂蓋評文家所謂佳者曹生幾盡有之  
然曹生齒尚未壯也令他日居著作之庭極風  
雲之思如余者山中老蠹魚又安敢操鼓旗相  
見哉曹生名申錫字周翰弇州先生里中人最  
爲先生所賞激曹生每爲余談先生感至出涕  
曰先生實知我先生歿矣意者其在馮先生余  
謝不敢當然繼弇州而起者曹生卽不可不勉  
也曹生索余序其謀墅草宿諾久之再至虎丘  
坐閣中書此天下從此知有曹生矣

題周生永年十義

吾友周本音以初秋過湖上卽示余從子永年  
十義乞評數語余置之篋中數月本音歸途道  
攜李徵前諾焉余始及卒業不覺三嘆技蓋至  
此乎夫引商刻羽之于下里巴人三累之上也  
然而和之者彌高彌寡雙示搏黍明珠兒子必  
取搏黍姬人必取明珠鑒文亦猶此矣永年持  
此將安投耶然西湖長瓣香今有托矣世有和  
璧寧憂十座連城不至余方病脾氣息綴綴書

懷雪堂集 卷之三  
此不覺神王因屬本辛授梓以質海內知文者

題吳仲子初場七藝

余甲午秋識吳仲子於秣陵方以文字相知而仲子之兄伯氏故與先太山稱莫逆又新有姻連故仲子之見好特至仲子下幃攻苦如精進頭陀親朋希見其面顧獨數數就余印證所業惟恐後然仲子才高律細卽余無能爲役而不能仰其虛懷今年春仲子成進士余因伯氏得讀其初場七義如千里之馬馭以孫陽過都歷

正流星一抹雖欲不興得乎今仲子且登承  
明著作之庭國典朝章借鴻筆焉則舉子業又  
不足言已因題其初場七義以祈之

擬山東鄉試錄序

今上龍飛萬曆之三十有一年山以東復屆舉  
士之期臣與臣某被命往登俊如額并籍其文  
以獻臣當序首簡臣之來也瞻泰山之巖巖覽  
東海之巨麗知其靈異之氣鍾於士類而萃于  
人文必有非常之才以應上之求而當任使今

茲錄之成亦彬彬已然臣之所以信諸士者言  
也有所以言者臣所不能必之諸士者也臣與  
諸士相知自今日始愛其始必憂其終臣豈敢  
意諸士之終負臣而預憂之而預防之蓋言行  
之岐心迹之判卽上世盡然聖人猶曰失之宰  
予何有於今日夫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  
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基厚也江河之流滔滔  
萬里潤非不大而終歸之海有以下之其量虛  
也彼一山一水之奇非無可觀挹之易盡耳是

以君子去彼取此諸士生海岱之邦仰止穹崇  
目極浩蕩誦法先聖思奮明時日夜孳孳進德  
修業銖積寸累不見其增有時而大日就月將  
不見其益有時而崇丘陵學山以至於山百川  
學海以至於海庶幾哉出雲流潤以澤天下其  
何快如之然有本焉自一念之不欺始培一念  
之不欺以爲基則日培日厚何難造天廓一念  
之不欺以爲量則彌廓彌虛何難容地不然者  
如飾穢物爲旃檀寧有香氣張瓦礫爲南金難

惑市兒多見其心彌勞而拙彌甚矣諸士有一  
於此而臣誤以先資之言信之在今日爲誤收  
在他日爲誤用誤收之罪在臣而誤用之禍將  
及天下臣將何以自解故不欺一語臣敢兢兢  
爲諸士誦之謹臣免臣惟諸士

擬山東試錄後序

夫有司以術籠士而券之乎文淺矣而文且日  
敝無道德之澤六藝之腴先民之典刑而逞其  
臆說飾以蕪詞剿竺乾之餘瀋以爲玄襲市井



之恢談以爲通言愈肆而愈浮意彌鑿而彌詭  
雖廣厲申飭再三惟勤而積習已深改途不易  
臣從臣某自鎖院來蒿目殫心去泰去甚今所  
登錄庶幾雅馴然臣之所知者文也文而進之  
臣不知也今日之文洋洋灑灑本之經術矣安  
知他日不借經術以文姦也今日之文平澹無  
奇發揮理奧矣安知他日不易淡爲濃反平爲  
險而沈酣世味也今日之文明白正大深切事  
情矣安知他日不爲不鳴之鳳結舌清時也今

日之文奇彩濃膚鬱爲國華矣安知他日不以  
文章貢佞也寂寞投閣者卽尚白草玄之士羨  
二鳥惜一飽者卽周情孔思之人彼文章鉅公  
表表當年者猶然若是况中庸之儔耶臣故謂  
文之離于質久矣上以僞取之則下以僞應之  
上以真取之則下飾其真以應之真者十七飾  
者十三疑真于飾疑飾于真是非非是毫釐千  
里治亂因之如淄澠之合非易牙不能嘗也如  
水乳之雜非鷺王不能擇也是故能辨僞則能

知真能知真則能知文能知文則能知士彼曰  
士試於用而後知者何其知士晚也則其所以  
知文者非也臣於是乎益懼

皇明四書文紀序

我國家以經義取士士非此雖才擅八斗學窮  
五車未免有操瑟齊門之嘆故雄俊之士不憚  
降格爲之而委瑣虛庸之輩亦囂囂然飾薄伎  
以托一時之幸才而得者什五不才而得者什  
一語云窻下休言命場中莫論文又云不願文

章中天下只願文章中試官快哉斯論豈祖宗  
睿筭將假此以磨礮豪傑銷其骯髒不平之氣  
而用之乎而爲士者亦遂比之爲敲門磚門一  
闕卽棄不用故其視舉業也甚輕而其與世推  
移也甚速余自燥髮習舉業迨成名至今不及  
三十年而天下之文凡幾變矣一變而爲嘉靖  
晚年之華靡再變而爲隆萬間之刻畫三變而  
爲今日之弔詭繆悠歲化月遷一唱百和東下  
之流旣倒之瀾雖詔旨日下而不能禁也吾友

項庭堅氏憂之搜羅正德以前先輩試文窓課  
若干加選焉得千餘首名之曰皇明四書文紀  
而示余曰士熟此庶幾可以挽頽風乎子盍序  
而傳諸廷堅與余素以筆研相礪切至彼此遇  
合各修其業不衰課子授徒與經生無異不以  
敲門磚棄之而當其執管時嘔心凝神務求作  
者之意以適于甘苦疾徐之節神情寧厚聲態  
寧薄要以不愧先輩典刑而止吾兩人之文其  
不與世推移亦略相似也余闇且劣不敢雁行

事廷堅廷堅之才名方奔走天下此編一出家  
傳人誦險棘者平夷淺陋者精深一洗近代之  
習而登之成弘已前此可以旋至而立有效者  
廷堅之嘉惠後學其無窮也哉雖然此可爲智  
者道耳聽古樂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大聲不入于里耳折揚皇華則啞然而笑世故  
如此豈敢謂斯編之必有合也然廷堅之用心  
則已勤矣萬曆己丑上巳日序

題黃野王制義

豫章生七年而後見澤中之蒲不踰年而拱陰  
覆地矣蓋大材之不易成如此余宦畱都晚識  
黃野王孝廉忠信誠朴擇地而蹈有君子之質  
至爲文詞澤乎道德而藹乎仁義不爲飾說虛  
車以弔流俗之好庶幾君子之文制業義其一  
班耳不足盡野王也然頗有遇合之憂君子惜  
之余以天生野王老其才而亨其遇意必有在  
野王人品文章素與焦太史弱侯臭味卽弱侯  
十年前亦野王耳安知其無弱侯之遇哉請縣

余書秣陵市以俟之丙申初冬日題

題王六息扶搖草

六息往以文謁余白下官舍余器之立期其飛  
翻乃猶然六月息耶今歲庚子冬過金沙復晤  
余蔣墅蓋不相見四閱歲矣而其文亦沉深有  
骨氣不以淪落損其天真卽榆枋間安得容此  
大物天池不遠扶搖在足下矣故題其草曰扶  
搖而梓之六息名雲鵬金沙人丁酉仲冬六日  
書於金沙向蔣墅舟中



序徐生選葩經程墨

婁東徐生文任治詩遊南太學爲宛丘季君所  
賞拔質高氣銳涉墳典而盛觀摩余知其必爲  
令器是編卽其手選毛詩程若墨也余謂墨家  
草茅先資之言得自揮灑故天真常有餘法度  
常不足程家儒紳衡士之言得自鍛鍊故法度  
常有餘天真常不足離則雙美合則兩傷近法  
以墨爲程略加刪潤徒爲儒紳藏拙間遭拙筆  
點金成鐵益令髦士含羞可嘆也余嘗欲取程

自萬曆初泝正始墨自弘德至今日先四子次  
互經雜選之加精焉以爲後學式懶未暇也而  
徐生能以毛氏詩先鳴余視先輩治詩者最多  
名家其所著程墨皆炳烺一時久而彌新徐生  
謹收之而他所採掇皆先品後工先理後藻以  
存先輩典刑余有取焉令四子諸經皆得如徐  
生者任之豈非程墨兩家一大快而余得終余  
懶姑爲徐生序而傳之丙申秋日書於南大學  
私署之澄齋

序嚴無知憑虛閣十五義

楚嚴生上知初字惟心余爲改字無知居近忍  
祖道場而隣於江州界僅二十里嘗執藝李君  
實司理而蒙其印可其淵源蓋有自也余屏居  
謝客獨不謝嚴生而進之談藝汪洋恣肆匠心  
而出有天風海濤氣色令釋褐而登著作之庭  
儼然一敵國矣余喜甚恨得嚴生晚而又惜其  
速別乃序其十五藝而歸之爲他日左券云

序李生豫章篇

李生名棟字隆吉余里中士始余居里中時與  
其父隣父故賈人余嘗手撫李生孺子畜之不  
虞其長而善弄筆墨如是又不虞才如李生而  
蹇一青衿如羊腸九折之難扳也李生之才縱  
橫奇屈如荆關畫山水全用擘斧皴不事纖巧  
大都從太史公韓非淮南契入至醞籍沈深千  
鍛萬鍊言不足意有餘使人徘徊三嘆智勇俱  
廢必求之檀弓左氏或有當焉李生引其所長  
攻其所短一日千里何難哉豫章生七年而後

見董澤之蒲再歲而拱把陰垂地矣大小利鈍  
豈在目前耶余故名其業曰豫章篇而梓之與  
知李生者共焉已亥初冬日序於語溪道中

序吳無競制義草

吳生無競余同年文仲刺史之子而余門生于  
中甫之高足其源旣潔其師匠又高且稟異資  
是宜一日千里而揆之俯拾地芥者則有不遇  
之嘆焉數年來吳生頻以其業謁余余不甚許  
可吳生困甚今夏遣平頭奴持經書義名二十

首投余願得一言評之而察其竿牘中語如張  
甚余故自若且冗未及探也比吳生過余時有  
省侍之役又不及細語以行已余有事茗溪舟  
行甚暇試窺吳生作數行語氣和平意象超遠  
喜甚遂盡一帙不知日之移也余苦以惡文質  
者而意在佳評每見之物輒攢眉如有重憂蓋  
幾夫吳生吳生今日始可稱文仲兒中甫弟子  
青深於藍難爲父師矣方今士習矯僞文體浮  
薄衡文者深憂之間售庸淺之文爲矯枉計何

不亟收無競至寶當前而不見乃走重價因三尺豎索之市肆得贗物而十襲藏之獻于宗廟嗟乎三尺豎豈別寶之人徒辱重價爲宗廟羞耳敢出吳生文藉以余言縣之通邑大都世豈遂無賈胡也乙未九月尹山舟中書

題剩技序

經義以取士士業之以應有司之求宜耳馮子謝經生三十年投老西湖片念灰冷何甘乎已陳之芻狗而沾沾縱筆爲馮子曰天下巧生於

習習生於專專有意習無意無意而意生  
意生而筆到有不知誰之爲之者進乎技矣  
余何敢當顧或以友朋訓答機觸情生宿習  
忽現不覺淋漓滿紙殊自喜不忍棄擲鄭生  
孔肩石生介卿好之謂猶存先輩典刑遴而  
缺之余亦不拒目之剩伎謂近無當有司之  
求遠不足副名山之藏姑存之云爾













